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中国俗文学史（下）

郑振铎 著

何谓「俗文学」？「俗文学」就是通俗的文学，就是民间的文学，也就是大众的文学。换一句话，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，不为士大夫所重视，而流行于民间，成为大众所嗜好，所喜悦的东西。

中国的「俗文学」，包括的范围很广，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，于是「俗文学」的地盘便愈显其大，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，凡重要的文体，像小说、戏曲、变文、弹词之类，都要归到「俗文学」的范围里去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中国俗文学史（下）

郑振铎 著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俗文学史/郑振铎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11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737-2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通俗文学—
古代文学史 IV. ①I2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2444 号

ZHONGGUO SU WENXUE SHI

中国俗文学史(上、下)

作 者:郑振铎

责任编辑:张卫国 陈 婧

封面设计: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960×640 1/16

印张:38.5

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80761-737-2/G·1044

定价:52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听见哑的门开，看有一个女孩儿走了进来。底下便有无穷的事可以接着叙来的了。

又在后半部，叙郑恒正迫着莺莺嫁他的时候，他说了许多话，但忽然的又生了一个大变动，全出于意想之外：

〔尾〕言未讫，帘前忽听得人应诺已，道郑衙内且休胡说，兀的门外张郎来也。

郑恒手足无所措，珙已至帘前。

总要在山穷水尽的当儿，方才用几句话一转，便又柳暗花明似的现出别一个天地来。这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卖弄他的伎俩之处。但张珙虽回，莺莺却已是许了郑恒。莺莺心里异常的难过，她特地去见张生。

〔渠神令〕……许了姑舅做亲，择下吉日良时。谁知今日见伊，尚兀子孀居独自，又没个妇儿妻子！心上有如刀刺，假如活得又何为，枉惹万人嗤！

莺解裙带掷于梁

〔尾〕譬如往日害相惠，争如今夜悬自尽，也胜他时憔悴死！珙曰：生不同偕，死当一处。

他便也把皂绦儿搭在梁间，预备双双自吊。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当儿，有谁来解救呢？作者便迫法聪和尚说出“偕逃”之策来，用以变更了这个不能不情死的局面。

这些都是作者故弄惊人的手腕之处。像这样惊人的关节，《西厢记诸宫调》里，几乎到处皆然。在莺莺与张生唱和着诗时，张生正欲大踏步走到莺莺跟前，却被一人高声喝道：“怎敢戏弄人家宅眷！”这来的

是谁？来的是谁？在莺莺被围普救寺，正欲跳阶自杀，却见着有一人拍手大笑。众人皆觑笑者是谁？是谁？在张生绝望，自杀，已把皂绦系在梁间时，又有一人从后把他拖住，这人是谁？是谁？……

像这样的笔调是举之不尽的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也是这样的：每在一个紧要的关目，即在每一个节目的终了处，便都有一种令人听了不知究竟而又不能不听下去的待续的口调：在《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》之末，正叙着知远目丈人丈母死后，被李洪义、洪信二人欺压不堪。有一天洪义叫了知远去。说是，“你身上穿着罗绮，不种田，不使牛，庄家里怎放得住你”。说着，便“手持定荒桑棒，展臂一手掙定刘知远衣服”。以下的事怎样呢？这便要“且听下回分解”了。

在《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》之末：正叙着知远的李洪义，洪信诸人围住了厮打，不得脱身时，忽然来了两个“杀人魔君”，举起扁担，闯入围中来，帮助知远。这场厮杀的结果如何呢？这又要听后文的铺叙的了。

不仅在大关目处是如此，即在本文的中间，也往往故意要弄这些惊人的笔法。在李翁正欲将三娘嫁给知远，说是只怕洪信兄弟生脾鳖时，恰来了一人向前诉说，道是：“大哥二哥来到也。”在李洪义等在暗地里，欲害知远时，见一个大汉越墙而过，他便一棒拦腰打去，其人倒卧，方欲再下毒手时，不料其人说了一话，却把洪义唬走了三魂。原来打倒的却不是知远！在李三娘进房取物时，知远在窗外见她把头发披开在砧子上，举斧斫下。唬杀了刘郎，要救也来不及！在知远娶了岳司公女正在欢宴时，忽有两个庄汉，从沙陀李家庄来，说是要找知远说话！……像这些都颇可使我们注意。我们要明白，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的散场的交待，果然是使诸宫调的作者们喜用这种要等“下文交待”的笔法的重要原因，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。为了要说唱的增加姿态，为了要讲述的加重语势，这种的故意惊人的文笔，也有时时使用的

必要。听众于此或特感兴趣罢。诸宫调为了是实际上的说唱的东西。故往往要尽量的采用着这种笔调，以避免单调的平铺直叙的说唱。在实际的讲坛上，平铺直叙是最易令听众厌疲的。诸宫调作者们于此或有特殊的经验罢。

九

前期的诸宫调，孔三传诸人之所作者，今已不可得见。今所见的《刘知远诸宫调》、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等作，如上所述，已渗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赚的成分在内，显然都是后期之作。兹先就见存的几种，加以叙述。次更将诸种载籍中所著录的或所提到的各诸宫调名目，一一加以讨论。

《西厢记诸宫调》，董解元作。明时传本至罕，故时人往往与王实甫《西厢记杂剧》相混。《徐文长评本北西厢记》卷首题记云：

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，无一字差讹。余购得两册，都偷窃。今此本绝少。惜哉！本谓崔张剧是王实甫撰，而《辍耕录》乃曰董解元。陶宗仪元人也。宜信之。然董又有别本《西厢》，乃弹唱词也，非打本。岂陶亦从以弹唱为打本也耶？不然，董何有二本？附记以俟知者。

是徐文长曾经见过《董西厢》的。不过他误解了陶宗仪的话，故有此疑。陶氏的原文是：

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《西厢记》，世代未远，尚罕有人能

解之者；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？（《掇耕录》，《杂剧曲名》一条。）

他的意思，只是慨叹于《董西厢》世代未远，已鲜人能解，并没有说董解元所编的《西厢记》是杂剧。到了明万历以后，《西厢记诸宫调》方才盛行于世。今所见的，至少有下列的几种版本：

- 一、黄嘉惠刻本 万历间 二卷
- 二、屠赤水刻本 万历间 二卷
- 三、汤玉茗评本 万历间 二卷（?）
- 四、闵齐伋刊朱墨本 天启崇祯间 四卷
- 五、闵遇五刊《西厢六幻》本 崇祯间 二卷
- 六、暖红室刊本 （即据闵齐伋本翻刻） 四卷

此外，尚有今时坊间之铅印本一二种，妄施改削，不足据。

董解元的生世不可考。关汉卿所著杂剧有《董解元醉走柳丝亭》一本（今佚）说的便是他的事罢。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（公元一一九〇至一二〇八年）时人。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列他于“前辈已死名公，有乐府行于世者”之首，并于下注明：“金章宗时人，以其创始，故列诸首。”涵虚子的《太和正音谱》也说他“仕于金，始制北曲”。毛西河《词话》则谓他为金章宗学士。大约董氏的生年，在金章宗时代的左右，是无可置疑的。但他是否仕金，是否曾为“学士”，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。他大约总是一位像孔三传、袁本道似的人物，以制作并说唱诸宫调为生涯的。《太和正音谱》说他“仕于金”，恐怕是由《录鬼簿》“金章宗时人”数字，附会而来的。而毛西河的“为金章宗学士”云云，则更是曲解“解元”二字与附会“仕于金”三字而生出来的解释了。“解元”二字，在金元之间用得很滥，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首者为“解元”。故《西厢记》剧里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；关汉卿也被人称为

“关解元”。彼时之称人为“解元”，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，犹今之称人为“先生”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“书生”，某“进士”，某“贡士”^①未必被称者的来历，便真实的是“解元”、“进士”等等。^②

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文辞，凡见之者没有一个不极口的赞赏。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说：

《西厢记》虽出唐人《莺莺传》，实本金董解元。董曲今尚行世，精工巧丽，备极才情，而字字本色，言言古意，当是古今传奇鼻祖。金八一代文献尽此矣。

《黄嘉惠》本引云，“解元史失其名，时论其品，如朱汗碧蹄，神采骏逸。”

清焦循《易余龠录》则更以董曲与王实甫《西厢》相比较，而尽量抑王扬董：
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，全蓝本于董解元。谈者未见董书，遂极口称道实甫耳。如《长亭送别》一折，董解元云：“莫道男儿心如铁，君不见满川红叶，尽是离人眼中血。”实甫则云：“晓来谁染霜林醉，总是离人泪。”泪与霜林，不及血字

① 见《武林旧事》（卷六）《诸色伎艺人》条下“演史”一目里。在同一目里，并有“张解元”一名，可见宋时已有“解元”之称。

② 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（卷三）云：“金董解元《西厢记》，诤弹词传奇也。时论其品，如朱汗碧蹄，神采骏逸。董有《哨遍》词云：太皞司春，春工著意……韵华早晴中归去。此词连情发藻，妥帖易施，体格于乐章为近。……董为北曲初祖，而其所为词，于屯田有沆瀣之合。曲由词出，渊源斯在。董词仅见《花草粹编》，它书概未之载，《粹编》之所以可贵，以其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也。”不知“太皞司春”的一支《哨遍》，正在董氏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开卷。况氏目未睹《董西厢》，故有这一大片议论。

之贯矣。又董云：“且休上马，苦无多泪与君垂。此际情绪你争知！”王云：“阁泪汪汪不敢垂，恐怕人知。”……两相参玩，王之逊董远矣。若董之写景语，有云：“阪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。”有云：“回头孤城，依约青山拥”……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、太白。实甫何可当，当用以拟董解元。

吴兰修在他的校本《西厢记》剧^①的卷首。说道：“此记即王实甫所本。有青出于蓝之叹。然其佳者，实甫莫能过之。汉卿以下无论矣。余尤爱其‘愁何似？似一川烟草黄梅雨’二语。乃南唐人绝妙好词。王元美《曲藻》竟不之及。何也？”邵咏^②在将董本与其王本对读之后也说道：“觉元本字字参活，天然妙相。惜其妍媸互见，不及实甫竞体芳兰耳。”他们虽没有焦循那末没口的歌颂，却也给董西厢以很同情的批评。大约读过董作的人，至少也总要是为其妍新俊逸的辞采所沉醉的。

但董作的伟大，并不在区区的文辞的漂亮，其布局的弘伟，抒写的豪放，差不多都可以说是“已臻化境”。这是一部“盛水不漏”的完美的叙事歌曲，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。我们只要看他：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，把不到十页的《蝶恋花鼓子词》，放大到那末弘伟的一部“诸宫调”，便可想象得到，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，诚是古今来所少有的。我们的文学史里，很少伟大的叙事诗。唐五代的诸变文，是绝代的创作，宋金间的各诸宫调，也是足以一雪我们不会写伟大的“史诗”或“叙事诗”之耻的。诸宫调今传者绝少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仅传残帙，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，今始集其余骸；则诸宫调之完整的一部书，仅此《西厢记诸宫调》耳。对于这样的一部绝代的伟著，我们是抱着“赞叹”以上的情怀以叙述着的。

① 吴氏桐花阁校本《西厢记》有清道光间刊本。

② 邵咏的话也见于桐华阁校本《西厢记》的卷首。

崔、张的故事，发端于唐元稹的《会真记》；赵德麟的《商调蝶恋花鼓子词》，亦叙崔、张事，但对于微之所述，无所阐发，其散文部分，且全袭微之《会真记》本文。真实的一部使崔、张的故事大改旧观的却是这部《西厢记诸宫调》。自从有了此作，崔、张的故事，便永远脱离了《会真记》，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。董作是崔、张故事的改弦重张的张本，却也便是崔、张故事的最后的定本。以后王实甫、李日华、陆天池诸人的所作，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，大关键却是无法变更的。

十

我最初读到的《刘知远传》，乃是向觉明先生的手钞本，特地为了我而抄寄的。他还在卷首，题了一页的“题记”：

述刘知远事戏文残文一册，现存四十二页，藏俄京研究院亚洲博物馆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，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考察蒙古、青海，发掘张掖、黑水故城，获西夏文甚夥。古文湮沉，至是复显。此刘知远事戏文，残本四十二页，即黑水故城所得诸古书之一也。柯氏所得有时次者，有乾祐二十年（南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元后一一九〇年）刊《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方广佛华严普贤行愿品》，二十一年刊骨勒茂材之《蕃汉合时掌中珠》。又有平阳姬氏刊历代美女图版画：大都为十二世纪左右之物。此刘知远事戏文当亦与之同时也。

以上是向先生文中的一段。他推测《刘知远传》当为十二世纪左右之

物，这是对的，后来我在赵蜚云先生处，见到原书的影片，大有宋刻的规模。指为宋版云云，当不会是相差很远的。何况乾祐二十年恰是金章宗的明昌元年。相传做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董解元是金章宗时人，则《刘知远传》的出于同一时代，大是一个可注意的消息。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罢。

再者，就风格而言，也大是董解元同时的出产。其所用的曲调，更与董解元所用者绝多相同；其中有许多是元剧及元散曲所已成为“广陵散”了的，例如：

醉落托 绣带儿 恋香衾 整花冠

双声叠韵 解红 枕幰儿 踏阵马

等等皆是。这大约是很强的一个证据，除了版刻的式样以外，证明它并不是元代或其后的著作。

但向先生称它做“刘知远事戏文”却是错了。就它的体裁上看来，绝对不是戏文，而是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一个同类。有了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的发见，《西厢记诸宫调》便是“我道不寡”的了。

在元石君宝的《诸宫调风月紫云亭》剧里有道：

我唱的是《三国志》先饶十大曲；俺娘便《五代史》续添八阳经。

又在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的开头特地说明他自己的那部诸宫调：

话儿不是扑刀捍棒，长枪大马。

大约这部《刘知远传》便是“五代史诸宫调”里的一个别枝，便是“扑刀捍棒”云云的话儿的一类作品罢。

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的原本，大约是有十二则，今仅残存：知远走慕

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，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，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（仅残存二页），知远投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，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等五则；在这五则中也尚有少许的残缺，那却无关紧要。但最可怪的是，为什么不缺佚了首尾，却只缺失了第四到第十的七则。照常例，一部书的亡佚，如不全部失去，则便往往是亡失其前半或后半，很少是保存了首尾而反缺失了中间的一大部分，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般的。故我们颇怀疑，大概从俄京学士院摄来的底片，本不是完全的罢。为了图省事，只是摄取了前半部与后半部，以为示例，这也是在意想中的事。我们颇想直接的再从俄京摄一个全份来。或者，原书是完全不缺的罢！但也有可能，原书竟是缺失其中部。我们看：宋版《大唐三藏取经记》^①原是分着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三卷的，今乃存第一的后半，第三的全部，而亡失其第二的全部。这可见，中部亡佚的事，并不是没有其例。

《刘知远诸宫调》全部故事如何进展，为了开头的几页，并没有像《西厢记诸宫调》或王伯成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那样的具有“引”或“发端”，故我们无从晓得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的开头，只是写着道：

〔商调·回戈乐〕闷向闲窗检文典，曾披揽，把一十七代看，自古及今，都总有罹乱。共工当日征于不周，蚩尤播尘寰，汤伐桀，周武动兵，取了纣河山。○并合吴越，七雄交战，即渐兴楚汉。到底高祖洪福果齐天，整整四百年间社稷。中腰有奸篡王莽立，昆阳一阵，光武尽除剪。○末后三分，举戈铤，不暂停闲。最伤感，两晋陈隋，长是有狼烟。大唐二十一朝帝主，僖宗听谗言，朝失政。后兴五代，饥馑嚙艰难。

^① 上虞罗氏印《吉金堂丛书本》。

〔尾〕自从一个黄巢反，荒荒地五十余年，交天下黎民受涂炭。如何见得《五代史》罹乱相持？古贤有诗云：

自从大驾去奔西，贵落深坑贱出泥。邑封尽封元亮牧，郡君却作庶人妻。

扶犁黑手番成笏，食肉朱唇强吃荠。只有一般凭不得，南山依旧与云齐。

底下接着便开始叙述刘知远故事的本文了：

〔正官·应天长缠令〕自从罹乱士马举，都不似梁、晋交马多战赌。豪家变得贫贱，穷汉却番作荣富。幸是宰相为黎庶，百姓便做了台辅。话中只说应州路，一兄一弟，艰难将自老母。哥哥唤做刘知远，兄弟知崇，同共相逐。知远成人过的家，知崇八九岁正痴愚。

〔甘草子〕在乡故在乡故，上辈为官，父亲多雄武。名目号光挺，因失阵身亡歿。盖为新来坏了家缘，离故里，往南中趁熟，身上单寒，没了盘费，直是凄楚。

〔尾〕两朝天子，子争时不遇。知崇是隐迹河东圣明主，知远是未发迹潜龙汉高祖。

《五代史》，汉高祖者，姓刘讳知远，即位更名曰高。其先沙陀人也。父曰光挺，失阵而卒。后散家产，与弟知崇，逐母趁熟于太原之地。有阳盘六堡村慕容大郎，娶母为后嫁，又生二子，乃彦超、彦进。后长立弟兄不睦。知远独离庄舍，投托于他所。奈别无盘费。

以下接着便叙：知远缺少盘费，途中受饥饿。一日，见一村庄，便走了进去，到牛七翁所开的酒馆里坐地。牛七翁给了他一顿饭吃。这时，忽

走进一条恶汉，一方人只叫他做活太岁的，无端将七翁百般辱骂。此汉乃沙陀，小李村住，姓李，名洪义。七翁战战兢兢的侍候着他，一声也不致响。知远旁观大怒，痛责洪义一顿。洪义岂肯服善，二人便扑打起来。知远力大，打得洪义满身是血。满酒务中人皆喝采。洪义垂头丧气而去。但从此与知远结下海般深仇。这夜，知远宿于牛七翁庄舍。天明，辞七翁登途。走了一回，时当三月，“落花飞，柳絮舞，慵莺困蝶”。到了一个庄院，“榆槐相接，树影下，权时气歇”。不觉睡着。庄中有一老翁，携筇至于树下，忽地心惊，望见槐影之间紫雾红光，有金龙在戏珠，再仔细一看，却见是一人卧于树下，鼻息如雷。老翁叹曰：“此人异日必贵！”移时，知远睡觉，老翁因询乡贯姓名，欲与结识。知远便诉说自己身世，泪下如雨。老翁说，“如不相弃，可到老汉庄中佣力，相守一年半岁。”知远便从引至庄上，请王学究写文契了毕。不料到了老翁家中，见了大哥，却原来是昨日酒务中相打的李洪义。洪义见了知远，提了棒向前便打。亏得老翁李三传，把他扯住了。洪义不说昨日之事，只说是不喜此人。老翁引知远宿于西房。当夜李三传女，号曰三娘的，好烧夜香，明月之下，见一金蛇，长约数寸，盘旋入于西房。三娘赶到房中，灯下看见土床上卧着个少年人，闭目熟睡。“红光紫雾罩其身，蛇通鼻窍来共往。”三娘时下好喜。她想昔有相士算她合为国母，莫非应在此人身上。等知远醒来，便拔下金钗，将一股与了知远，约为姻眷。第二天，三娘对父私言夜来所见。李翁甚喜，便央媒将三娘嫁与知远为妻。洪义及其弟洪信意欲阻止，李翁不听。成婚时，满村中人皆来贺喜，并皆喜悦，只有洪信、洪义及其妻们怒气冲冲。知远入舍不及百日，不料丈人丈母并亡。依礼挂孝，殡埋持服。弟兄不仁，加之两个妯娌唆送，致令洪义、洪信更为鳖燥。二人便使机关，待损知远。他们“开口叫做刘穷鬼，唤知远阶前侍立”。说他身上穿着罗绮，却不锄田，不使牛，不耕地，“庄家里怎生放得你”！说时，洪义手持定荒桑棒，展臂，一手摔定知远衣服。

第一则止于此处，第二则接着说，李洪义剥了知远身上衣服，与布衫布裤穿着了，使交桃园去。知远不知是计。洪义却在黑处先等。约过二鼓，陌然地见他跳过颓垣，欲奔草房去。洪义喜道，“这汉合死，今得报仇。”他便追了去，从后举棒，拦腰打去。七尺身躯，仆地倒下。洪义心狠，更欲打得他身亡。听得那人言语，便唬去了三魂。连忙将那人扶起，在朦胧月色之下认来，元来不是那穷神，却是李洪信。洪义且惊且哭。洪信忍痛说道：“小弟恐兄落穷神之手，故来觑你。”这时，才见知远相从数人，带酒而来。被洪义扯住，“新近亡却丈人丈母，怎敢饮酒！”众村人说道，“是俺与他收泪。”二人终是不休。至天明，用绳索绑定，欲要送官。被做媒的李三翁见了，他说，“若您弟兄送他，我却官中共您理会。”兼着傍人劝免。以此洪义方休。后经数日弟兄定计，交知远草房内睡，怕今夜乳牛生犊。三娘也不知道。知远在草房中长叹，恋着三娘，欲去不忍。到夜深，知远睡熟，洪义却在草房外放起火来。究竟帝王有福，天上没云没雾，平白地下起雨来，把火熄了。知远惊觉，方知洪义所为，也不敢申诉。至次日，知远“引牛驴，拽拖车，三教庙左右做生活”。暂于庙中困歇熟睡。忽然霹雳喧轰，急雨如注，牛驴惊跳；拽断麻绳，走得不知所在。知远醒来，寻至天晚不见，不敢归庄。意欲私走太原投军，又念三娘情重，不能舍弃。于明月之下，去住无门，时时叹息。二更以后，知远潜身私入庄中，来别三娘。恰到牛栏圈，被一人抱住。知远惊得一跳。抱者是谁？回头视之，乃妻三娘也。她说，“儿夫来何太晚！兄嫂持棒，专待尔来。”知远具说因依，并言欲到太原投军，“特来与妻相别”。三娘闻语，心若刀割。说是，已怀身三个月，若太原闻了名，早早来取她。她是决不改嫁，也不肯自寻短见，任兄嫂怎样磨难，也是要守着他的。说时悲涕不已。她说：“刘郎略等，取些小盘费去。”去移时，不至。知远自来看她，见她手携斫桑斧，“把头发披开砧子上，斧举处唬杀刘郎”。三娘性命如何？却是用斧截青丝一缕，并紫皂花绦团袄一领，开门付与刘郎。她相

送到墙下。“二仪初分天地，也有聚散别离底，想料也不似这夫妻今宵难舍难弃！”二人泪点多如雨点。正在这时，洪义、洪信兄弟二人持棒前来，欲驱辱知远。知远大怒道，“我去也，我去也！异日得志，终不舍汝辈！”弟兄笑道：“你发迹后，俺们鼻内呷三斗三升酩酊。”两个妯娌也道：“俺吃三斗三升盐！”四口儿扯了三娘回去，刘知远独上太原。次日到并州试了武艺，团练岳司公见知远顶上有红光结成斗龙形势。暗叹曰：“此人异日富贵，不可言尽。”便赐酒一瓶钱三贯，且令营中歇息。又叫人作媒，将女嫁他。知远闻言泪下，说起已有前妻李三娘。但作媒者动以利害。知远不得已而许之，把定物收了。

第二则止于此，第三则叙的是，“知远充军，三娘剪发生少主”事。却说知远收了定，满营军健，都皆喜悦。不久，知远和岳公小姐便成了婚。第二天正在设宴贺喜之时，门吏报覆，有两个大汉，庄家打扮，说是沙陀村李家庄来的，要寻刘知远。知远吓了一跳，以为是洪义、洪信二舅。出营门来觑。来者非是二舅，乃李四叔及庄客沙三。李四叔是李三传房弟，知远丈人行也。知远问他们为何前来。沙三道：“您妻子交来打听消息的。你却这里又做女婿！”知远道，营中军法，不得已而为之。“四叔，你也休见罪，凡百事息言，莫传与洪信、洪义。”原书第三则止于此，以下皆缺。故我们没有法子知道，以下所叙的事是什么，仅就其题目所指示，知其下半所叙的乃为“三娘剪发生少主”的事而已。这一般事，在《五代史平话》及元传奇《白兔记》^①里，都写得很详细，很可以根据此二书而得到些影像。惟《白兔记》有“汲水挨磨，磨房中产下婴儿，当时痛苦咬儿脐”（用《富春堂》本《白兔记》第一折中语）诸情节，而《刘知远诸宫调》则似无咬断儿脐一事。据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的后半部，关于三娘事，似只有“最苦剪头发短，无冬夏教我几曾饱暖”及推磨，汲水诸事。

① 《白兔记》今日流行之本，有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，有明末汲古阁刊本，二本文辞绝不相同，惟节目则大略相似。汲古阁本文辞朴质，当是元人旧本。

从第三则下半节以后，直到第十则原书皆缺失，不知内容为何。但如依据了《五代史平话》及《白兔记》二书，则其中情节也约略的可以知道。

《五代史平话》在“刘知远去太原投军”的一个节目与“知远见三娘子”的一个节目之间，共有下列的十几个节目：

- 《刘知远去太原投军》
- 《知远与石敬瑭结为兄弟》
- 《石敬瑭为河东节使》
- 《刘知远跟石敬瑭往河东》
- 《刘知远劝石敬瑭据河东》
- 《敬瑭称帝授知远为平章》
- 《刘知远为北京留守》
- 《军卒报刘承义娘子消息》
- 《刘知远自到孟石村探妻》
- 《知远妆做打草人》
- 《刘知远见李敬业》
- 《知远见三娘子》

这些事都是着重在刘知远的本身的，《白兔记》的所叙，则其中一部分，并着重在李三娘一方面。兹据《汲古阁》刊《六十种曲》本《白兔记》列其自知远“投军”以下至“私会”止的节目如下：

投军	强逼	巡更	拷问	挨磨	分娩
岳赘	送子	求乳	见儿	寇反	讨贼
凯回	受封	汲水	诉猎	私会	

凡“挨磨”等等，旁有。为记者皆专叙三娘的节目。

以我们的想象推测之，《刘知远诸宫调》之所叙，当未必与《五代